

臧達德 著

履

霜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序

蓋醫者意也。借望聞問切四者。以一己之心理。而揣度夫病理。援五行生尅之標榜。而定其所傷何部。以形式而論。似屬談空。細繹之。固有至理在焉。醫學者實理學也。卽古聖所謂格致學也。憑一人有限之心理。而揣摩夫無限之病理。淺試之。未能盡中夫病藪。故自軒岐以來。四千餘年。名醫輩出。著作汗牛。非偏于涼清。卽偏于溫補。偶有得藪之方法。或終身秘而不宣。或傳授不肯盡言而自秘。私心不死者衆。故諺云。醫者後世不昌。是作也不敢云。無所偏謬。實係家傳三世臨症確驗。雖屬一得之愚。洵堪自信。本邑王鶴侶先生。亦醫友也。屢勸付梓。以廣流傳。爰詳加校定。以便付印。並擬數言。以誌緣起于簡端云。

清嘉慶十九年八月。上旬。識於五蓮山之望海書樓。山東諸城縣臧達德公三氏自識。時年六十有五歲。

履霜集目錄

卷一

男子虛損癆症	一
婦人胎前產後	一
虛損癆症總論	一
陰虛陽虛論	二
陰虛似陽論	二
陽虛似陰論	三
陰虛發熱論	三
滋陰降火論	三
先天真水論	四
先天相火論	五
後天脾胃論	五
虛癆吐血論	七
虛癆吐血論	八
虛癆咳嗽論	八
虛癆發喘論	九
虛癆消渴論	〇
調經論	三
通經論	五

止血論	一六
赤白帶下論	一七
保胎論	一八
救產論	二〇
小產論	二一
產後類中風論	二三
產後真中風論	二三
大補論	二四
卷二	
痘瘡發熱	二五
點分輕重	二五
痘分經絡	二五
陽症陰症	二五
表裏虛實	二五
輕變重論	二六
重變輕論	二六
認痘疔訣	二六
逐日附方	二六
陰虛泄瀉	二七
陽虛泄瀉	二八

履霜集卷一

琅邪臧達德公三自著

無錫周鎮小農別署伯華參訂
諸暨劉淡如重校

男子虛損癆症

男病莫重於癆。爲其根本傷也。先天根本腎也。後天根本脾也。腎乃藏元氣者也。脾乃養形體者也。治宜分陰分陽。滋腎補脾。以久取效。但世多勞心好色。以致陰虛火動。人見陰虛火動。往往專事清潤。不知癆症多死于泄瀉。泄瀉多由於寒涼。此至著至確者也。傷在根本。治在枝葉。寧有當乎。故特辦之。

婦人胎前產後

婦人病。先須調經。經調則無病矣。故調經科居首。而通經止血科次之。保胎救產科又次之。惟大補科居終收功。神而明之。存乎人耳。或謂婦人胎前產後。有三十六症。豈六科所能盡乎。然三十六症。無非六科之變症也。但治其本。百標自愈矣。

虛損癆症總論

經云。男子之癆。起于傷精。精不足則氣失資化。氣不足則血失所榮。血不足則氣無所附。蓋腎爲真水。腎氣竭。而微陰不能與胃氣上升。以接清陽之氣。則元氣下陷。相火大旺。火旺則真陰愈燥。遂發躁熱。火冲上焦。發熱咳嗽。喘急吐痰。吐血。肺癆。肺癰等症。火結下焦。發熱淋濁。結燥遺精。盜汗腹疼等症。然其症必各見于一經。如現有精濁。兼之脛酸。腰背拘急。則其邪在腎也。現有喘咳嗽血。鼻塞聲重。知其邪在肺也。現有咯血多汗。加之惕驚。口舌生瘡。知其邪在心也。現有夢遺。加之脇痛。多怒頸強。知其邪在肝也。現有泄瀉。加之腹疼痞塊。飲食無味。知其邪在脾也。大抵陰虛多。陽虛少。要隨症調理。世之治者。往往用四物補陰。黃柏知母降火。不知陰虛者。乃腎中之真

陰虛也。非四物陰血之理也。火者龍雷之火也。非寒涼所能降也。況血藥膏滯。必至減食。血藥常潤。必至滑腸。黃柏苦寒。尤能減食。知母甘寒。尤能滑腸。二味俱瀉腎中實火。丹溪云。實火可瀉。虛火可補。癆症之火。虛乎實乎。瀉之可乎。即有知補者。而用藥頗多疑難。以保肺則妨脾。保脾則妨肺也。須知燥熱而甚。能食而不瀉者。潤而補脾。亦不可缺也。若虛羸而甚。食少腸滑。雖多喘咳。惟當補脾。而清潤宜戒。故古人治癆。補腎兼補脾。蓋水爲天一之元。土爲萬物之母。二臟安和。諸經各治。所謂土旺而金生。水旺而火熄。誠不易之論也。經云。受補者可治。不受補者不可治。故丹溪專主滋陰。其癆方用參者。十之八九。葛可久神於治癆。其垂著十方。多用人參。自王好古有肺熱傷肺之說。後人畏參不用。束手待斃。良可悲也。然肺經自有熱者。肺脈必洪數。按之而實。未合用參。若火來乘金。肺脈雖洪數。按之必軟。金氣大傷。非參安能保之。亦在乎用藥者之認症的確。活變不滯耳。

陰虛陽虛論

經云。治病必求本。蓋陽病陰必虛。口乾舌瘡。咽疼。涕唾稠粘。咳嗽。手足發熱。小便黃赤。大便燥結。面必赤。無根之火載于上也。脈弦數而疾。下午及夜尤甚。宜用滋補。或六味地黃丸。或早服九味地黃丸。晚服補心健脾丸。不可偏用苦寒知柏之類。咽瘡失音者難治。陰病陽必虛。火衰不能上行。腐熟水穀。唾痰白。胃逆不納飲食。食亦不化。手足逆冷。小便多。遺精白濁。大便塘泄。面不赤。火入于內也。脈沉緩無力。上半日轉劇。宜用溫補。或八味丸。或加減八味丸。或補中益氣湯。因症加減。不可偏用辛香丁附之類。泄瀉不止者難治。總之癆症須分陰陽。然後可施治。否則陰虛補陽。陽虛補陰。誤人多矣。

陰虛似陽論

陰虛之病。反覺惡寒足冷。嘔吐自汗。或見小便清長。與精滑頻溺之狀。似陽虛之症。不可作陽虛治之。惟其脈必瀼數。口必乾燥爲異。雖有惡寒足冷之勢。以其相火動。火極似水也。如陽虛病而有前項之症。則其脈必微弱。而口中氣息。惟覺寒冷。不覺乾燥爲異。

陽虛似陰論

陽虛之病。反見夜熱晝止。或咳嗽咽疼。骨蒸煩熱。兩手心焦烙。面紅煩躁。或陽氣不固。而患脫血之狀。似陰虛症。不可誤作陰虛治之。然形症雖如是。其六脈必微弱。或命門之脈衰脫。及手足逆冷爲異。

陰虛發熱論

陰虛者謂勞。好色內傷真陰也。真陰既傷。陽無所附。故發熱。世之不治者。因陰字認不真。誤以爲陰。故用四物補陰。知柏降火。百不救一。不知腎中之真陰。卽先天也。內經云。真水竭。則隆冬不寒。真火息。則盛夏不熱。必須六味八味。出入增減。以補真陰。屢用屢效。有一等假熱之症。煩擾狂越。不欲近衣。欲坐臥泥水中。甚者煩極發躁。渴飲不絕。面如塗硃。身如焚燎。足心如烙。吐痰如湧。咳嗽喘急。大便秘結。小便淋瀝。三部脈洪大而無倫。當是時也。却似承氣熱症。承氣入口卽斃。却似白虎症。白虎下咽卽亡。若用八味六味丸。緩不濟事。急用加減八味丸料一斤。內有肉桂一兩。水煎五六飯碗。冰冷與飲。諸症自退。異日必畏寒脈脫。是無火也。當補其陽。急服八味丸自愈。此病俱變其常。而不以常法治者也。

滋陰降火論

滋陰者。謂滋其陰。而火自降。當串講。不必降火也。蓋人之身。陰常不足。陽常有餘。況節慾者少。過慾者多。精血既虧。相火必旺。火旺則陰愈消。宜常補其陰。使陰與陽平。則水能制火。水能降火。斯無病矣。故丹溪發明補陰之說。謂專補左尺腎水也。或謂少年腎水正旺。似不必補。然慾心正旺熾。妄用太過。至於中年。慾心雖減。少年斲喪既多。焉能得實。及至老來。真水漸絕。只有孤陽。故補陰之藥。自少至老。不可缺也。但水虛者固多。火衰者亦不少。當於二尺中。各分陰陽虛實。求其所屬而平之。如左尺脈虛弱細微。是左尺之真水不足。用六味丸。右尺脈遲軟沉細而數。是命門之相火不足。用八味丸。是皆滋其先天之化源。實萬世無窮之利也。

臧公三曰。人之陰虛。猶樹之根枯。始宜以滋腎爲主。繼宜以參芪救肺。虛則補母之義也。若不先用六味。壯水

以鎮火。而遽投參芪以補陽。反使陽火愈旺。金益受傷。豈藥之罪哉。所謂不識先後者也。

先天真水論

先天根本腎也。腎者水臟。水不足。則龍雷之火。無畏而亢上。劉河間所謂腎虛則熱是也。古聖論脈。謂人生之有尺脈。猶樹之有根。所以足於精者。足病不生。窮於精者。萬邪蜂起。先哲窺見原本。亟保北方。以厚生之根。而昧者多以知柏爲滋陰上品。不問虛實而概投之。則滑腸寒胃。陽明受戕。何以化榮衛而潤宗筋。經云。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六味丸是也。

六味地黃丸

大懷生地八兩。酒潤開。重湯煮極透。杵炰聽用。山萸肉四兩。去淨核微蒸。懷山藥四兩。炒過再用乳拌蒸。白茯苓三兩去皮。乳拌谷米飯上蒸透。粉丹皮三兩去骨酒洗。白澤瀉三兩去淨毛。小便勤者減半。共末煉蜜。并前杵炰爲丸。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淡鹽湯下三錢。

按地黃山茱萸味厚。爲陰中之陰。故補腎陰。山藥茯苓甘淡。能制濕滲濕。故云滲腎經。澤瀉丹皮鹹苦。能潤下降火。故伏龍雷之火。右方水泛爲痰之聖劑也。

九味地黃丸

熟地黃四兩杵炰。山萸肉二兩去淨核微蒸。懷山藥三兩炒。再用乳拌蒸。白茯苓三兩去皮蒸透。粉丹皮二兩去骨酒洗。白澤瀉一兩去淨毛。小便勤者減半。加人參二兩去蘆。麥冬二兩去心。遠五味一兩炒。煉蜜並前杵炰爲丸。如梧桐子大。空心熱水服三錢。

按六味地黃丸。天一生水之夏劑也。而又加味何也。經云。虛則補其母。蓋肺爲腎母。人參補之。麥冬清之。五味斂之。所以滋其上游也。右方不燥不寒。兼理脾胃。治陰虛龍雷之火。至和平。至應驗。久服則灼陰之火自除。濟火之水益滋。效在六味丸之上。不必用七味及治之方也。

先天相火論

經云。兩腎中間。一點是真精。卽命門相火也。蓋一陽生於二陰之間。所以位乎北。而成乎坎也。人非此火。無以運行三焦。腐熟水穀。生化之源。或幾乎息矣。此火與人火不同。人火者。可以溫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寄於肝腎之間。乃水中之火。若用黃柏知母苦寒之藥。又是濕伏水滅。直折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焰愈熾。惟陽火一照。火自滅息。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之一驗也。此相火不可以水滅。而用辛熱之義也。經云。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八味丸是也。

八味腎氣丸

六味丸加肉桂二兩不見火。大附子一兩炮制如法。去附子。加五味。名加減八味丸。

按肉桂性熱。與火同性。雜在下焦壯水藥中。能引無根虛火。降而歸經。附子健悍。能嚙既槁之陽春。右方水沸。泛爲痰之聖劑也。

製附子法 黑附子擇一兩三四錢重頂圓正。九頂如蓮花瓣。兼底平者佳。先用麵包附子。入火燒熟取出。去淨皮臍。切四大片。用童便鹽湯。防風湯甘草湯。浸一二日令透。卽用浸附子湯去渣。文火煮附子以湯盡爲度。切薄片焙乾。視有白星者。再焙至無白星收用。

後天脾胃論

後天根本。脾胃是也。人之有脾胃。猶其家之有餉道。餉道一絕。萬衆立散。脾胃一敗。百藥難施。古聖著脈。謂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矣。東垣脾胃論。亦有胃中元氣勝。能食而不傷。過時而不飢。脾胃俱旺。能食肥。脾胃俱虛。不能食而瘦。能食而瘦者。胃伏火邪於氣分。則能食。脾虛則肌肉削也。每見世俗。一遇脾胃虛滯。便投山查麥芽香砂枳朴之類。甚而用黃連山梔。以爲脾胃良方。不知此皆實則瀉子之法。因脾胃有積聚。有

實火。元氣未衰。邪氣方張者宜之。若虛而伐之。則愈虛。虛而寒之。遏其生化之源。則脾胃愈傷。脾胃傷則元氣必耗。陰火上冲。氣高而喘。身熱而煩。脾胃之氣下陷。穀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無陽以護其榮衛。乃生寒熱。經曰。癆者溫之。損者補之。又曰。甘溫能除大熱。故補中益氣。正取其溫養之義也。

經云。水穀入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胃者水穀之海也。飲食不節。則胃病。胃病則氣短精神少。而生大熱。胃既病。則脾無所稟受。脾爲死陰。不主事。故亦從而病焉。形體勞倦。則脾病。脾病則怠惰嗜臥。四肢無力。大便泄瀉。脾既病。則胃不能獨行津液。故亦從而病焉。其所生病之先後雖異。所受邪則一也。

醫黃云。人之脾胃。當分別陰陽水火而調之。如不思飲食。此屬陽明胃土受病。須補少陰心火。歸脾湯補心火。以生胃土也。能食不化。此屬太陰脾土受病。須補少陽相火。八味丸補相火。以生脾胃土也。無非欲人培養一點先天之火氣。以補土母耳。

補中益氣湯陽虛宜之

嫩黃芪錢半蜜炙。人參一錢去蘆。白朮一錢土炒。甘草一錢蜜炙。陳皮一錢。當歸一錢酒洗。升麻三分。柴胡三分。水碗半。姜棗煎服。

按中者脾胃居中。爲四臟之主。氣者中焦無形之氣。所以蒸腐水穀。升降出入。是先天之氣。又爲脾胃之主也。補心健脾丸陰虛宜之

白茯苓一兩蒸透。陳皮一兩。人參三錢。炙草五錢。當歸身一兩酒洗。白芍八錢炒。棗仁二兩炒透。麥冬六錢去心。桔梗六錢。蓮子八錢去心衣。龍眼肉八錢。山藥八錢炒。煉蜜爲丸。

臧公三曰。經云。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洪範論味。而曰稼穡作甘。世間謂五穀得味之正。淡食五穀。大能養精。又曰。胃爲水穀氣血之海。化榮衛而潤宗筋。是胃強則腎充而精氣旺。胃病則精傷而陽事衰。補後天即所以補先天也。醫黃謂。飲食入胃。猶水穀在釜中。非火不熱。夫人腎氣。若壯丹田之火。上蒸脾土。脾土溫煖。中州自運。

則能化食矣。若房勞過度。則真陽衰憊。坎水不溫。則中州不運。故飲食弗進。胸膈痞塞。或不食而脹滿。或既食而不消。皆下焦真火。不能上蒸脾土。補先天卽所以補後天也。故曰先天後天。不得截然兩分。

虛癆吐痰論

王節齋曰。痰之本水也。原于腎。痰之動濕也。主于脾。世人用二陳。爲治痰通劑。然以治濕痰寒痰則是也。若陰水不足。陰火上炎。肺受火侮。不得清肅下行。故其津液。隨氣而升。凝結成痰。腥穢稠濁。甚則有帶血而出者。此非中焦脾胃。濕痰寒痰之所比。亦非半夏南星之所治。惟用滋陰之劑。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息焉。則痰自清。投以二陳。立見殆矣。

醫貫云。痰者水也。原人身之所有。非水泛爲痰。卽水沸爲痰。但當分有火無火之異耳。腎中之火虛。不能制水。則水不歸源。如水逆行。洪水氾濫而爲痰。是無火者也。故用八味丸補火以制水。腎中之水虛。不能制火。則火動而水沸。騰動于腎者。猶龍火之出於海。龍興而水附。動於肝者。猶雷火之出於地者。疾風暴雨。水隨波湧而爲痰。是有火者也。故用六味丸補水以制火。此不治痰之標。而治痰之本者也。然有火無火之痰。何以辨之。曰無火者純是精水。有火者中有稠濁白沫爲辨耳。至其用藥。於腎虛者。先以六味八味。壯水之主。益火之原。後以四君子。或六君子補脾以制水。于脾虛者。既先補中理中以補土。繼以六味八味制水以益土。子母互相生克。而于治之道。其庶幾矣。蒙筌謂。地黃泥膈生痰。爲痰門禁藥。以姜汁炒之。嗟乎。以姜汁炒之。則變爲辛燥。地黃無用矣。蓋地黃正取其濡潤之品。能入腎經。若雜於脾胃藥中。土本惡濕。安能不泥膈生痰。六味地黃丸諸品。皆少陰經藥。羣隊相引。直入下焦。名曰水泛爲痰之聖藥。空腹服之。歷以美膳。不留胃中。此古賢立方之妙。又何疑焉。

四君子湯

人參一錢去蘆。雲白朮錢半土炒。白茯苓錢半去皮。甘草八分蜜炙。

六君子湯

四君子湯加半夏一錢。姜汁炒透。陳皮一錢。

理中湯

人參一錢去蘆。白朮二錢土炒。乾姜八分。炙草八分。

虛癆吐血論

陰虛吐血有二。陰中之火虛。則腎中寒冷。龍雷無可安之宅穴。不得已而游行於上。故血亦隨火而妄行。八味丸中桂附二味。純陽之火。加於六味純陰水中。使腎宮溫暖。如冬日一陽來復。于水土之下。龍雷之火。自然歸就于原宅。不用寒涼。而火自降。不必止血。而血自安。陰中之水虛。則腎水乾枯而火炎者。去附桂。純用六味丸。以補水制火。血亦自安。不必去火。俱水爲主。

夫人之吐血。多起於咳嗽。咳嗽血者肺病也。方家以止嗽藥。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腎脈入肺。二臟相連。病則俱病。而其根在腎。腎中有水有火。水乾火然。陰火刑金。故咳嗽。嗽中有痰唾帶血而出者。腎水逐相火炎上之血也。惟六味丸獨補腎水。性不寒涼。不損脾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人參救肺補脾藥收功。

醫貫曰。吐衄非陰虛則陽虛。今人一見血症。以爲陰虛者血虛也。舍四物何法乎。火動者熱也。非芩連梔柏何藥平。咳嗽者火也。非紫苑百部知母何物乎。誰知陰虛之病。大抵上熱下寒者。始而以寒涼進之。上焦非不爽快。醫者病者。無不謂道在是矣。稍久則食減。又以食不化。加神曲山查。再久而熱愈盛。痰咳愈多。煩燥愈甚。又以藥力欠到。寒涼倍增。而滑瀉腹脹之症作矣。乃以枳壳大腹皮寬中之藥。快氣之品進之。不危何待。是故咳嗽吐血。時時發熱。未必成瘵也。服四物黃柏之類不已。則瘵成矣。胃滿膨脹。悒悒不快。未必成脹也。服山查神曲之藥不已。則脹成矣。面浮肘腫。小便秘澇。未必成噎也。服滲利之藥不已。則噎成矣。成則不可服藥。及至于危。乃曰病犯條款。雖對症之藥。無可奈何。豈不愚哉。

虛癆咳嗽論

咳爲無痰而有聲。嗽爲有痰而有聲。其要皆主於肺。而治之之法。不在於肺。而在於脾。又不專在於脾。而反歸重於腎。蓋脾者肺之母也。腎者肺之子。故虛則補其母。虛則補其子也。如外感風寒而咳嗽。今人率以麻黃紫蘇之類。發散表邪。如果係形氣病氣俱實者。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爲主。而佐以解表之藥。何也。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易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解表。則肺氣益虛。腠理益疎。外邪乘間而入。何時能已也。須以人參黃芪甘草補脾。並桂枝以驅邪。此不治肺而治脾。虛則補母之義也。仁齋直指云。肺出氣腎納氣也。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藏。凡咳嗽暴重。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六味腎氣丸主之。勿徒從事于肺。虛則補其子也。

有火燔肺金。而咳嗽者。宜清金降火。今之醫書中。論清金降火者。以黃芩天冬麥冬桑根白皮清肺金。以黃連降心火。石羔降胃火。以四物黃柏知母降陰火。殊不知清金降火之理。似是而實非。補北方。正所以瀉南方也。滋其陰。正所以降火也。蓋病本起於房勞。不過虧損真陰。陰虛而火上。火上而刑金。故咳嗽則金不能不傷矣。宜先壯水之主。用六味丸補其真陰。使水升而火降。卽以參耆救肺之品。以補腎中之母。使金水相生而病愈矣。

虛癆發喘論

內經云。諸喘皆屬于上。又謂諸逆冲上。皆屬于火。蓋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凡諸逆冲之火。皆下焦相火。出于腎肝者也。腎水虛衰。相火偏盛。壯火食氣。銷鑠肺金。烏得而不喘氣耶。須用六味地黃丸料。加麥冬五味子。大劑煎飲。以壯水之主。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蓋緣陰水虛故有火。有火則有痰。有痰則咳嗽。咳嗽甚則喘也。

有一等似火而非火。似喘而非喘者。其人平日若久病。但覺氣喘。非氣喘也。乃氣不歸元也。視其外症。四肢厥逆。面赤而煩燥惡熱。似火非火也。乃命門真元之火。離其宮而不歸也。察其脈。兩寸浮大而數。兩尺微而無力。或似有而無爲辨耳。不知者以其有火也。少用涼藥以清之。以其喘急難禁也。佐以四磨湯之類。以寬之。下咽之後。似

覺稍快。少頃依然。豈知寬一分更耗一分。甚有見其稍快。誤認藥力且到。倍進寒涼快氣之劑。立見其弊矣。何也。蓋陰虛至喘。去死不遠。幸幾希一線。牽帶在命門之根。易治者以助元接真。溫補下元之劑。俾反本歸元。或可全生。然亦不可峻驟也。且先以八味丸。煎人參生脈散送下。覺氣若稍定。然後以十全大補湯。加補骨脂牛膝等。以鎮墜之於下。又以八味丸。日夜遇飢則吞服方可。然猶未也。須遠房幃。絕色慾。經年積月。方可保全。不守此禁。終亦必亡而已。聰明男子。當自治未病。毋蹈此危機。

十全大補湯

人參一錢五分去蘆。白茯苓一錢去皮。白朮一錢五分土炒。炙草八分。當歸一錢五分。熟地一錢五分。白芍八分。酒炒。川芎七分。肉桂五分去皮。黃耆二錢蜜炙。

人參生脈散

人參三錢去蘆。五味子二錢研碎。麥冬二錢去心。

虛癆消渴論

經曰。二陽結爲之消。二陽者陽明也。手陽明大腸主津液。消則目黃口乾。乃津液不足也。足陽明胃主血。熱則消穀易飢。血中伏火。乃血不足也。結者結而不潤。燥熱而渴。皆真水消耗所致。宜分三消而治之。上消者肺也。多飲水而少食。小便如常。治宜以肺胃爲急。麥冬花粉生甘草生地乾葛人參之類。然必由心有事。以致虛火上攻。宜夜神安心。竹葉清火。能食而渴爲實熱。人參石羔湯。不能食而渴爲虛熱。白朮散。中消者胃也。善食易饑。自汗大便硬。小便數黃赤。治宜甘辛降火。地連丸。或猪肚丸。下消者腎也。人之有腎。猶木之有根。因色慾過度。腎水虛衰。足膝痿弱。面黑形瘦。耳焦小便頻數。稠濁如膏。較諸病爲重。治宜壯水之主。則渴飲不思。六味丸。若元陽衰敗。宜兼益火之原。八味丸。或加減八味丸。蓋無陽無以生陰也。

醫黃曰。治消之法。無分上中下。總是下焦命門火不歸元。遊於肺則爲上消。遊于胃則爲中消。先治腎爲急。其間

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惟六味入味。加減八味丸。逐症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渴病愈。多發腦疽背癰。宜預先服忍癆。黃酒下可免。

趙氏曰。人有服地黃湯。而渴仍不止者何也。蓋心肺位近。宜製小其劑。腎肝位遠。宜製大其劑。如上消中消。可以前丸緩治。若下消已極。大渴大燥。須加減八味丸料一斤。內有肉桂一兩。如煎五六碗。恣意冰冷服之。熱眠。而渴病如失。亦在乎人之變通耳。

有一等渴飲。一二口即厭者。此中氣寒。寒水泛上。迫其浮火於口舌之間。故上焦一段。欲得水救。若到中焦。以見水自然惡之。治法如面紅煩躁者。理中湯送入味丸。

三消脈多洪數無力。洪數是虛火。無力是氣血不足。宜滋養不宜燥劑。俱宜服夜兎丸。禁半夏及發汗。更戒厚味酒麵房事等項。

人參石羔湯

人參五分。石羔一錢打碎。炙草五分。粳米一撮。

白朮散

四君子加五味子炒乾葛。

地連丸

生地黃白朮。各取自然汁一升。牛乳一升熬成膏。炒黃連末爲丸。如菉豆大。每日白湯下三錢。

豬肚丸

黃連二兩炒。麥門冬熟地五味子花粉各二兩。人參一兩共爲末。入雄豬肚內縫。煮極熟搗爛。煉蜜爲丸。食後米湯下百丸。

扶兔丸

鬼絲子十兩。蒸。五味子七兩。炒。白茯苓五兩。蒸。蓮子四兩。去皮心。共爲末。山藥六兩。打糊爲丸。如菉豆大。米湯下三錢。

臧公三曰。余有一單方。無病寡慾。遇病絕慾。如是則憂念不生。萬慮澄澈。水火自然交媾。何病之有。否則雖藥無功。遇病七戒。不可不知。恣縱慆淫。不自珍重一也。陰陽莫分。攻補妄投二也。姑息日久。肌肉消脫三也。求治心急。陰火愈動四也。寢興不適。飲食無度五也。憚服藥丸。過用湯劑。蕩滌腸胃六也。今日預愁明日瘡。若拘囚無瀟洒趣七也。

履霜集卷二

琅琊臧達德公三自著

無錫周鎮小農別署伯華參訂
諸暨劉淡如重校

調經論

夫婦人之病。四時所感。六淫七情所傷。悉與男子治法同。惟胎前產後。崩帶經閉。七癥八瘕等症爲異。究其所因。皆由經不調變生諸症。大概以經如期爲要。

岐伯曰。心屬陽主血。脾統血以行氣。經候不調。多由心君不足。思慮傷脾。有所勞倦。穀氣不輸。肺金失養。腎水無資。經血津液。日漸枯涸。所以養心則血生。健脾則氣布。布者則和。氣暢血行。調經之要。斯其至矣。

丹溪曰。經水者陰血也。陰必從陽。故其色紅。稟火色也。血爲氣之配。氣熱則熱。氣寒則寒。氣升則升。氣降則降。氣滯則滯。氣行則行。氣清則清。氣濁則濁。每應於月。其行有常。名之曰經。夫經有紫有黑。今人率指爲風冷乘之。而行溫熱之劑。禍不旋踵矣。

經云。火熱過極。反化水象。所以熱則紫。甚則黑也。況婦人性情迂滯。臟腑之火。無日不起。非熱而何。若曰風冷。必須外得。問有之耳。

婦人無子。多因七情所傷。氣盛血衰。氣盛者。謂忿鬱之邪氣盛也。所以經候不調。不能受孕。調經種玉湯甚效。若過期而色淡者。加桂姜艾。先期色紫者。不可加減。經至之日服起。一日一劑。連服四五劑。則孕子成矣。

薛立齋曰。經水先期爲血熱。加味逍遙散。後期爲血虛。八珍湯。食少體倦爲鬱火。加味歸脾湯。發熱惡寒爲氣血俱虛。十全大補湯。許鶴年曰。經水將行。先一二日。小腹連腰作疼。血瘀氣滯也。當歸玄胡各二錢。乳香陳皮炙草各一錢。煎服自效。經水過期不來。心腹連腰作疼。血虛氣寒也。八珍加小茴玄胡。或十全大補湯亦效。經水後期

或淡紅。痰多血少也。八珍加陳皮半夏。經水行後作疼。氣血俱虛也。八珍或大補丸俱效。經水不分先後期。紫黑色血熱也。四物用生地。加防風荊芥穗。如黑豆汁烟塵水。血熱之甚也。前藥加童便。或六味丸。腹疼加玄胡。經水不分先後期。紫黑成塊。血熱氣凝也。四物用生地。加防風荊芥穗。桃仁紅花香附陳皮青皮。經水不止。遍身四肢浮腫。是脾經血虛也。八珍加木通。陳皮香附玄胡。若面目俱腫。是胃經氣虛也。倍白朮白茯苓。或調經丸與大補丸。相間服之亦效。經水不行。遍身四肢浮腫。是瘀血滲入脾經也。八珍加桃仁紅花玄胡木香。或救產丸與大補丸。相間服之亦效。經水正行之時。忽斷不行。反吐血衄血。是火載血上。氣之亂也。四物加條芩生地麥冬丹皮。或止血丸加童便服。或六味地黃湯。

臧公三曰。血者水穀之精氣。滋養五臟六腑。在婦人上爲乳汁。下爲經水。雖心主血。肝納血。總統攝于脾。夫人之精血。由脾胃飲食化生。宜補脾胃元氣。以生陰血。仲景治血脫補氣。東垣論陽生陰長。血無單補之理也。若專用四物。則胃氣愈虛。而血無資生之地矣。

調經益母丸

益母草八兩。砂鍋焙乾。香附末二兩七製。人參二兩。嫩黃芪三兩。蜜水炒。白朮三兩。土炒。白茯苓三兩。去黑皮。乳拌蒸透。粉甘草三兩。去皮蜜水炒。陳皮三兩。熟地三兩。當歸身三兩。川芎二兩。白芍二兩。炒。遠志二兩。去骨。水養片時。酸棗仁三兩。炒透。蓮肉二兩。去皮心。右藥爲末。用龍眼肉六兩。好黃酒製爛。杵和煉蜜爲丸。每丸重三錢。晒乾收用。病輕者。日用一丸研末。或熱黃酒下。或蜜湯下。有痰者。姜湯下。病甚者。朝夕各一碗。以愈爲度。或丸如菽豆大。每服三錢。亦可。餘仿此。

七製香附法。香附一片。黃酒米醋。鹽湯重便。姜湯艾湯米泔。共浸香附。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剖開無白心爲度。將原湯澄清。煮米湯盡。晒乾聽用。

遺毒散